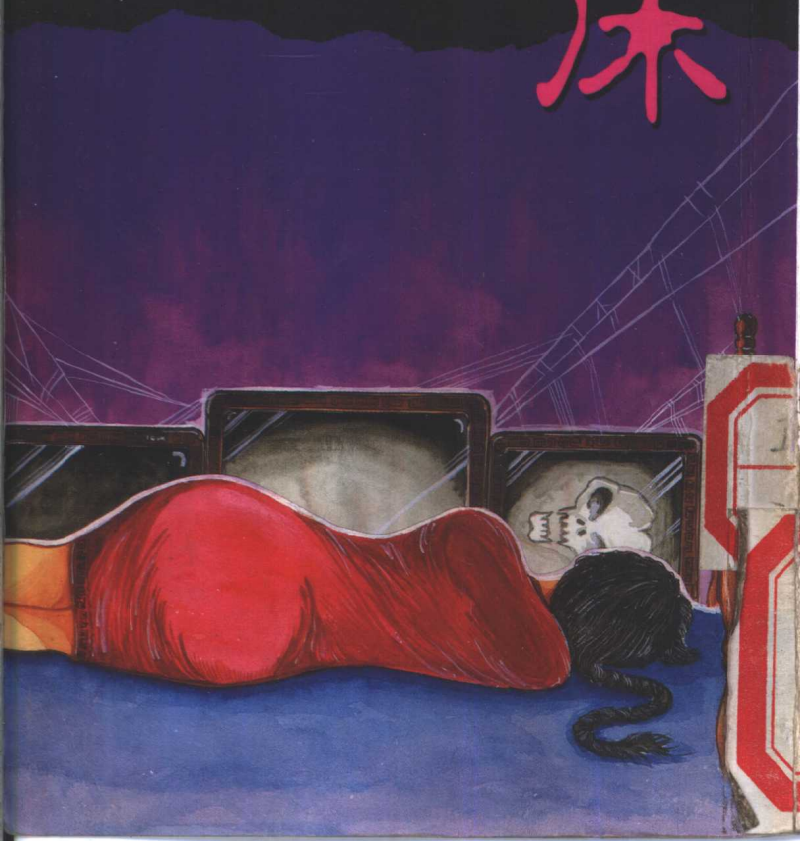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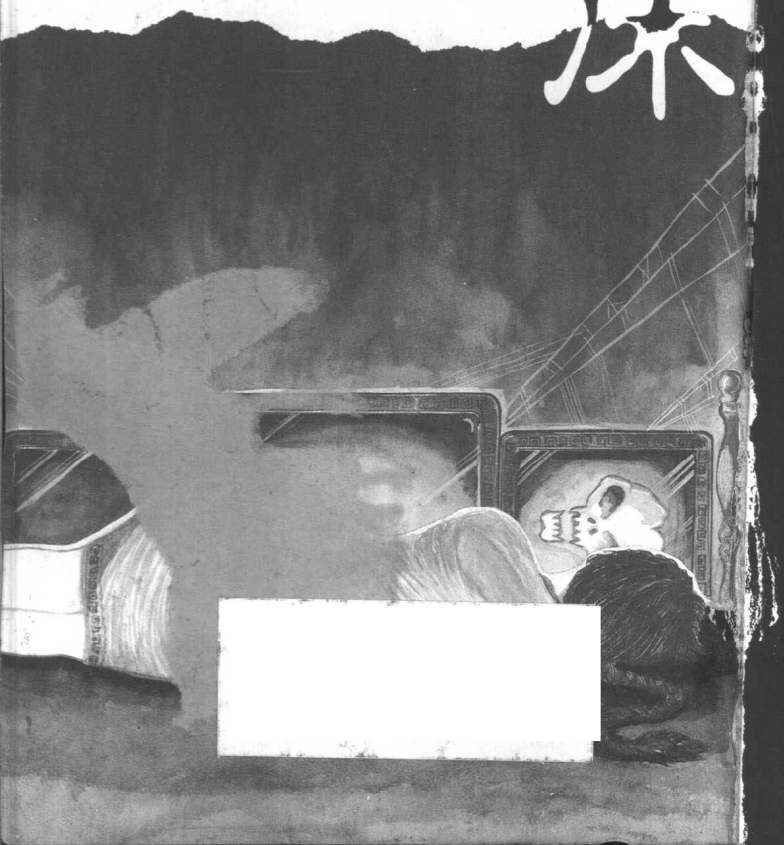
史國良 著

老床



史國良 著

老 床



自序

「老床」是我的第二本小說，寫的是主角馬生買了一個乾隆時期的雕花老床，老床的床圍並不像一般的床鑲大理石或是雕刻，而是七塊鏡子。正面三塊左右各兩塊。自打買了這個床，馬生的家裏出了很多怪事，而且搭上了自己的命……古人有句話叫做「冥器不入室，土玉不上身」，但，麻煩不一定都是出土文物和讓屍體浸了多年的老玉，還有其他的不祥之物，這個老床就是在這方面給你敲的一個警鐘。

史國良

一九九二年二月於溫哥華

12261/247/06

目錄

(一)	謎	1
(二)	買床	9
(三)	馬太太	25
(四)	半夜的叫聲	39
(五)	腎虛	61
(六)	離婚	79
(七)	桃花劫	93

(四)	(三)	(三)	(二)	(十)	(九)	(八)
同樣的夢	鐘又敲響了	賊	青青	冥紙	靜園	老床的來歷

201	191	175	165	153	131	109
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

他的面容很安祥，沒有一絲痛苦的表情，也沒有一點血色，像是死了一陣子了。

(一) 謎

克勤把馬太太和馬生的女兒香香撒在院子裏，喊了一聲：

「大哥！」衝進了屋子。

一股焦糊的味衝進了鼻孔。

一進門，他嚇傻了眼。

只見馬生穿着一身乾乾淨淨的衣服，頭戴一個黑色的瓜皮小帽，腳上穿着一雙白底布鞋，直挺挺地躺在那個乾隆時期的雕花老床上。從那三面鑲有玻璃鏡的床圍子裏看去。似乎床上躺着好幾個馬生，各個都穿着新衣服和白底布鞋。

馬生兩隻手放在胸前，腋下夾着一個破鏡框子。他的面容很安祥，沒有一絲痛苦的表情，也沒有一點血色，像是死了一陣子了。

屋裏，收拾的井井有條，乾乾淨淨。

床下那個青花缸裏，有半缸的紙灰，地上還有一些沒燒完的紙錢。

馬太太放下懷中的閨女香香，喃喃地說：

「香他爹，你死啦，死啦。」

「啊！」——她突然尖叫着，眼珠像是不會轉動，眼皮也像是定住了，不眨一下。

「快去叫人，快去！」克勤推了一把馬太太，她像從夢中驚醒過來一樣，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：

「來人哪——來人哪，來人……」

還沒再喊下去，「撲通」一下子，摔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

首先來了街坊四鄰，膽大的進了屋。膽小的婦女們，握着馬太太的手。

「媽——媽——」

香香推揉着馬太太，哭叫着。

「嫂子你醒醒。」

克勤端來了一碗涼水，喝了一口，衝着馬太太的臉，「叭」的噴出去。

她「哎——」地一聲，醒了過來。看看香香，看看克勤，猛地推開眾人，一躍而起，衝進了屋子，撲在了馬生的身上，嗷嗷地哭了起來。

一向安靜的打鼓巷，亂了套。人們紛紛擁進了馬家的院子，裏外都站滿了人。人們開始交頭接耳地談論着：

「昨天，還好好的一個人，怎麼一大清早就死了呢？」

「多好的一個人，沒啦！」

「是自殺嗎？不會吧……」

「是不是得罪了甚麼人？」

「他這麼一個老實巴交的人，有誰忍心殺他？」

「穿的挺體面，想是有了準備，知道自己要死了。」

「放屁，誰見過死人給自己燒紙錢的？」

沒多大功夫，來了警察和法醫，查了半天，都奇怪地抓着腦袋。

第一，不像自殺，沒有七孔流血，面色鐵青之類的迹像。

也不像他殺。

沒有甚麼繩索，刀斧之類碰撞的傷口，他過去有甚麼病麼？

「沒有，他壯的像牛一樣。」馬太太回答。

「我是說，神經上的。」

「沒有啊，昨天還好好的呢！」

「那可怪了，從身體上、現場上，看不出甚麼迹像，這個人死了最少有七八個小時了。」

「這是你燒的紙嗎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。」馬太太慌了，攙住了香香。

「總不能自己給自己燒吧？」

「這張相片上的人你認識嗎？」

馬太太看了看：

那是一個破鏡框裏鑲的一張發了黃的照片，中間是一個中年婦人，有五十多歲。圍着一堆打扮的妖裏妖氣的青年女子。其中一個，樸素一些，站在最邊上。裏面的人，別說認識，她連見也沒見過。

又是搖了搖頭。

「他死了，你噫就一點也不知道呢？」

「噢，我們已經離婚了，分開住。」

「多長時間了？」

「一個多星期。」

「這手絹是你的吧？」法醫指着從馬生身上找出的手絹問香香。

「我的，」香香一把抓了過來，扒在馬生身上又哭了起來：「爹，你幹嘛死了呀，我穿着你給我買的新衣裳來看你了，爹——」

「不是他殺，不是自殺，不是病死，那是鬧鬼麼？」

只有克勤盯着那個乾隆老床，和那張發黃的照片，他在想，難道真是這個床有啥問題麼……



(二) 買床

馬生玩古董真是上了癮，進了他的家，看吧，裏裏外外都是老貨。

如果，你只帶了一雙眼睛來，那可是不夠用的。

第一樣你看到的就是堂屋擺的那三米多長的大條案，這可是紅木雕花的康熙貨。

案子正中擺的是一個近一米高的帽鏡，兩邊擺的是一對青花大瓶，和兩個粉彩盆景。

條案前是一個黃花梨木的八仙桌，只看那四個內翻馬蹄的桌腳，和四面豬嘴草龍的圖案，甬問，這是真正的大明朝做工。

桌子兩邊各有一把鑲大理石的太師椅，擦的油光銍亮。

正牆上掛着四扇屏，梅、蘭、竹、菊四君子。

兩邊的對子，是國民黨元老的手筆。

左邊寫的是：山隨畫活，

右邊寫的是：雲為詩留。

東牆是一對多寶閣，裏面陳設着各種擺件。

西牆是一對書櫃，裏面放滿了書籍畫冊。書櫃下擺了一雙大理石心的方檯。那叫武欒。

馬生玩古董，可不是一年兩年了，就連人家待客用的茶碗，那也是正八景的乾隆貨呢！

你再看這屋，這是馬生的畫室，那鷄翅木的大畫案，油黑的，古樸、大方。

「木頭就木頭唄，怎麼還鷄吃木」。

這你就外行了，這叫鷄翅木，你把眼睛睜大點，仔細的瞧瞧，上面那木紋，就像鷄翅上的翎毛，所以得名鷄翅木，很名貴呢！

畫案上的盆盆罐罐，也學問大了，裝水的那個大碗，叫筆洗，康熙祭藍，那裝筆的大筆筒是七寸口的紫檀木，裝畫卷的那個青花罐，是乾隆中期的東西，上面的青花圖案，叫開光。

「開光」又不知道了吧，在一個器物上，在一片或一圈的圖案裏，另闢一個圓

形，或棱形的窗口，裏面畫上山水、老僧，或翎毛、花鳥人物，這就叫開光，一件瓷器，有了開光圖畫，價高一碼。

這畫室，上上下下，積角沓見，都是舊貨、古董。

但是，靠一進屋的牆邊有那麼一張木床，可與這屋的風格不相配。一順的中式家具，冷不丁地看見它那麼刺眼、不舒服。

那是一個西式的單人木床，大概是馬生作畫累時，臨時休息用的，或是給那臨時出現的不速之客預備的。真有點大煞風景！

那邊掛着印花布門簾的屋子，你可不能隨便參觀，那是人家馬太太的臥房。屋裏的一切，都像停留在清末民初的時期。

你問馬先生高壽？這又差了，人家馬先生可是個三十剛冒頭的青年，他今兒個，又要出門了。

「克勤，你剛才說那床，他要多少錢來着？」

「嘖，看你這記性，這麼一會兒問了好幾遍了。這個數。」他伸出了三根手指頭。

「喲，可不算便宜。」

「嘿，便宜，便宜可沒好貨，好貨可不便宜。」

「你看準了，可別走了眼。」

「你看，連我也信不過了不是，你不想想，幫你買的東西，哪樣水啦？沒跑，正兒八景的大清乾隆貨！」

「只要東西像樣，貴那麼一個半個的，倒沒關係。」

說着，他把案子上的那個青花瓶挪了過來，一擺袖子，把手伸進了瓶口。瓶口太細，他摸的還頗費事。

「大哥，你這是掏啥呢？」

「錢唄，我昨兒個才放進去的五百塊錢，怎沒了。」

「我看你是不是放差了地方，忘了。」

「不會。」

他掏了這個瓶子，又去掏那個瓶子，摸索了半天，也沒翻出個啥，雙手叉着腰，歪着腦袋看着克勤說：